

● 1644年家國興亡止觀錄
社會震盪與文化變奏

崇禎十七年

余同元 著



崇禎十七年。中國在該年中
呼之欲出的。一個關鍵
文化變奏與社會轉型
之輪面臨新的轉向、
年的中華帝國的歷史
崇禎十七年

東方出版社

崇祯十七年



余同元 著

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

● 1644年家国兴亡止观录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封面设计:阿 煜

制 作:嘉孚随形态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崇祯十七年/余同元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0

ISBN 7-5060-2629-5

I.崇...II.余...III.中国-古代史-1643

IV.K24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5179号

书 名:崇祯十七年——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

chong zheng shi qi nian——shehuizhendangyuwenhuabianzou

作 者:余同元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360千字

版 次: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60-2629-5

定 价:32.00元

目 录

序 幕 烈皇帝自残自绝	7
-------------------	---

春之卷 农耕帝国的崩溃

第一章 败局算残棋 步步在劫	21
1、在历史的分际点上	21
2、调兵遣将	23
3、募捐筹饷	27
4、筹议迁都	28
第二章 大臣个个可杀	32
1、“文臣个个可杀”	32
2、“千古忠臣之死”	36
3、失望与绝望	39
4、十七年五十相	41
5、“贰臣”的荣辱	45

第三章 天人交相失 帝国气数尽	47
1、刘宗周之悲剧	47
2、儒家人生的最高境界	50
3、大干旱与大饥饿	53
4、《人啖人歌》与《备陈大饥疏》	54
第四章 乡村暴怒 小民成敌国	58
1、陕北边兵与流民大起义	58
2、张献忠“以走致敌”	63
3、杨嗣昌“玩寇贻患”	69
4、李自成“均田免粮”	73
5、小民称敌国	76
附 录 春季大事日记	79

夏之卷 游牧政权的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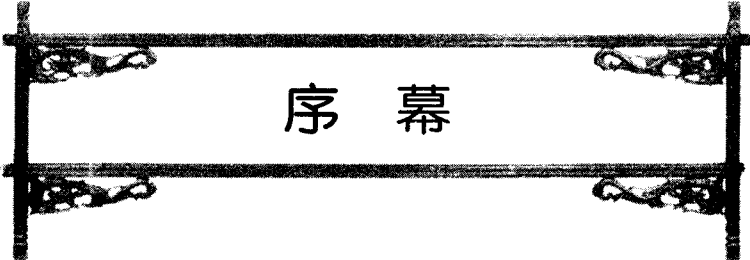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对峙	89
1、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	89
2、“元亡而实未亡”	90
3、明代的北部边防	92
4、九边形成与边墙修建	98
5、兵争日繁 战费日浩	102
第六章 天下安危系九边 九边之首在辽东	107
1、辽东称九边之首	107
2、努尔哈赤家族的兴起	110
3、后金政权的建立与扩张	113
4、满蒙结盟	115
第七章 满清崛起 虎视关内	118
1、后金以七大恨伐明	118
2、萨尔浒战役	119

3、辽沈之战	122
4、子承父业 化家为国	124
5、“大清”建号改元	132
第八章 山海关混战 紫禁城易主	132
1、皇太极何以胜过明思宗	132
2、多尔衮兵进山海关	135
3、吴三桂引狼入室	138
4、李自成志在金帛子女	142
附 录 甲申夏季大事日记	145

秋之卷 四主争雄 九州干戈

第九章 清室定鼎燕京 图谋天下	155
1、清室迁都北京	155
2、多尔衮与史可法通信	158
3、清军长驱中原	163
第十章 福王称帝南京 祚长命短	165
1、弘光朝廷内外交困	165
2、“天下事有老马在”	169
3、史可法“只求一死”	172
第十一章 闯王退守关中 四面受敌	175
1、大顺与大西刀兵相见	175
2、清军攻占潼关	178
3、李自成不知去向	180
第十二章 西王称雄巴蜀 滥杀士绅	183
1、张献忠取巴蜀以为根本	183
2、“西朝皇帝万岁”	187
3、“治蜀民之策”	193

4、“天发杀机、人如其何”	196
附 录 秋季大事日记	200
 冬之卷 抗清山河泪 野服林居思兴亡	
第十三章 恶政酿灾祸 剃发激民愤	209
1、开国大典与太后下嫁	209
2、清初三恶政	212
3、“剃发”与“反剃发”	215
第十四章 全民抗清 举国悲哀	219
1、抗清义师纷纷起	219
2、侯方域献《剿抚十议》	222
3、“英雄生死路”	225
4、“吾汉族特立性”	230
第十五章 家国旧情 兴亡遗恨	235
1、“锋镝牢囚取次过”	235
2、“从古兴亡 交集此时”	241
3、人格的觉醒	245
4、对理想社会的总体设计	249
5、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253
第十六章 农牧一体 满汉一家	259
1、欧亚大陆上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	259
2、中原人口的北迁	264
3、中国长城文化带的演变	285
附 录 冬季大事日记运动	300
增订版后记	313



序 幕

烈皇帝自残自绝

甲申年(1644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西历 1644 年——中国农历甲申年,即明朝崇祯十七年,清朝顺治元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大西朝大顺元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京师北京城内外,狂风像洪水猛兽一般来回冲撞着,裹着草木,卷着尘土,夹着碎石和沙子,盘旋冲突于大街小巷,呼呼山响,嗷嗷直叫,使老树截枝断头,令湖水腾浪拍岸,直刮得黄沙弥漫,天昏地暗,使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飞沙走石的迷茫之中。忽然,一道闪电刺穿了压城的黑云,沉默片刻,一声异常激烈、干燥而又尖厉的霹雳炸彻全城,跟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

沉闷的雷声撕破了黑幕重重的天空,瓢泼的大雨冲打着麻木的地面,异样的猖狂放肆。俄而,强劲的雨点变成了密集的冰雹,冰雹借着风势,沉重地、兽性地、急骤地向下攒射着,击碎在房顶和地面上,乒令邦郎地交响成一片。一阵冰雹过后,又是电闪雷鸣,又是横风斜雨,又是雨中夹带着冰雹……如此这般,从早晨直到午后,一阵紧似一阵。

这种奇特的天气,只有神话中方会出现,人世间何曾得见?恰恰许仲琳《封神演义》中的一段雷鸣风吼的描绘,竟与此不谋而合。其文曰:

“风气呼嚎,乾坤荡漾;雷声激烈,震动山川。电掣红绡,钻云飞火;雾迷日月,大地遮漫。风刮得沙尘掩面,雷惊得虎豹藏形,电闪得飞禽乱舞,雾迷得树林无踪。那风只搅得通天河波翻浪滚;那雷只震得界牌关地震山崩;那电只闪得诛仙阵众仙迷眼;那雾只迷得芦篷下失了门人。这风真是推山转石松篁倒;这雷真是威风凛冽震人惊;这电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这雾真是弥弥漫漫蔽九重。”

《封神演义》写的是两位神仙决战的情景,而北京城出此景观,却是大顺国王李自成和大明帝国皇帝朱由检二人最后决斗时的天象。^[1]

北京城外,自十七日以来,李自成指挥大顺军三路攻打平则门、彰义门和西直门,守在门外的明军三大营全线溃散,阵地上战车、火炮、铁蒺藜等构成的道道屏障,丝毫未能阻挡大顺军排山倒海的攻势。根据李自成的丞相宋献策占卜,如果十八日无雨,则京师不可破;有雨,则一攻即下。十八日上午,北京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大顺军用缴获的巨炮、战车和蒺藜,趁着凄风苦雨的掩护,向

北京城发起了进攻。

摆在明思宗朱由检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缴械投降，要么拼命顽抗。

关于投降，又称“割地和谈”，按现代人的话讲就是谈判讲和。这却属最理性的文明途径，只是当时双方皆准备不足，毫无程序化和规范化，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条道路的行之不通。尤其是对于那些“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和“朕即真理”的万岁爷来讲，要同自己奴役下的“暴民叛卒”平等对话，举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政治游戏和指左趋右、声东击西的“踢皮球”活动，无疑是变相投降。只是每每想到铤重炮攻城、万矢齐发、人财两空、玉石俱焚之惨象，人们又梦求通过它获得出奇制胜的效果。李自成一面令大顺军武力攻城，一面派人提出了“割地讲和”的谈判条件。而在明廷方面，虽然思宗对和谈之事难以启口，但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最了解敌对双方的力量，擅自答应了李自成谈判的倡议。如是，一场既无意又无可行性的谈判便悄悄地开始了。

北京外城彰义门外，李自成命以红毡，临时设殿发号施令。首先命俘虏来的明晋王朱求桂和秦王朱存枢陪侍左、右，代农民军向城内军民传话，劝文武百官早早出降。同时派在宣府投降过来的明太监杜勋等人进城，转达农民军“割地讲和”的谈判方案。

上午巳刻，杜勋来到城下喊话，明襄城伯李国桢答曰：“我入你营为质，你当遣人与圣上（即思宗）面讲。”^[2]杜勋回答：“我杜勋一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本来和杜勋是同事，现在一见杜勋代表李自成来与皇上谈判，相见叙旧自不待言，不定将来还能给自己谋条出路呢，便立即放下吊绳将杜勋缢上城来，送皇宫见思宗去了。

此时，思宗正在奉先殿中坐立不安，听说杜勋前来，立即命于平台召见。杜勋一气来到宫中，跪倒思宗脚下，奏称“臣奉了秦、晋二王令旨前来拜见陛下，尚乞陛下赦臣死罪。”接着转达了李自成的三项谈判条件：

一是请思宗封李自成为王，割西北地归大顺军管辖；

二是发给大顺军犒赏银百万两，大顺军随即退守河南；

三是大顺军不听明廷调派，不奉思宗召见，但可为朝廷平定内乱，并以强兵劲旅阻止辽东清军南下。

当时城上城下，大顺军进攻的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缘城廨舍片片崩塌，矢石飞坠城中如猬，守城的明军纷纷惊溃，阖城号哭奔窜。思宗自知大势已去，除了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以外只有死路一条，但又不能自己背了投降的恶名，便转身问大学士魏藻德：“此议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谁知老奸巨滑的魏藻德竟一声不吱，只是一个劲地鞠躬俯首。思宗疑惑不解，起身站到龙椅背后，再次问询魏藻德意见，魏藻德叩头谢罪以外，仍是一声不吭。思宗心急火燎，焦躁



万分,但仍然强压怒火,再三、再四征询魏藻德意见,那魏藻德仍是守口如瓶,最终不发一言。思宗万般无奈,只好另派亲信宦官代表自己继续与李自成谈判,同时命杜勋向李自成传话说:“朕计定,另有旨。”企图拖延谈判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来。^[3]

谈判持续到下午仍无丝毫实质性进展,兵部尚书张缙彦到正阳门巡视城防,看到双方谈判代表尚在争论不休,缙彦前来询问时,内官拿出了明思宗“再与他谈”^[4]的亲笔御书,可见谈判还在拖延着。李自成的等待是有限度的,最后他派在昌平收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进城,“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5]这已是最后的通牒,而且条件空前苛刻。所谓“备述犯上语”,也就是对明思宗进行挑战和痛骂;所谓“请逊位”,就是要让思宗举手投降,让出皇位,或者说是给思宗判个死刑,就差没有执行用刑仪式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思宗只好拿出引火自焚的招数,大声怒叱道:“秦、晋二王,乃太祖高皇帝封建懿亲,以屏藩王家,不图嗣王不肖,既不能御海捍患,丧厥守土,又复腹颜降贼。尚敢以巧言导朕偷生,祖宗天潢之裔,何其不知自爱如此?朕已决定一死,以殉社稷。岂能低首屈辱,以遗祖宗羞耶?”杜勋、申芝秀等皆是宦官之流,一旦主子生气便吓得魂不附体,现在又投降李自成当了叛徒,一见龙颜大怒,怎不自感小命难保?特别是杜勋,自投降农民军后,明廷还以为他为国殉难,特别赠他为司礼监太监、锦衣卫指挥签事,并立祠纪念,现在更是胆战心惊,所以马上伏地叩头,口中阿谀奉迎之辞也随即吐了一大堆:“奴才愚昧无知,哪里知道天理大义,只是身蒙圣恩,诚恐圣上有个三长两短,所以总在情急之中胡说八道。今闻圣谕,忽然开朗,回去只说城中尚有精兵十万,各地勤王兵指日可到,届时内外夹攻不在话下。料闯贼听了此言也会吓个半死,唯恐退兵不及,哪里还敢围攻王城?”这总像是自己臣下的说话语气,思宗心中顿时生出了几分慰藉,欲哭无泪的眼中有了几丝亮光,一天来劳神费思、不遑他顾的贯一身心也稍稍轻松几许,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感觉又回来了,他仿佛看到了李自成慌忙撤退的场面,当即下了圣旨:“尔等尽力去办吧,倘能骇退贼兵,将来援兵到了,社稷转危为安,尔等功在国家,朕不吝封侯之赏。”只有王承恩等几个亲密孝顺的宦官明白杜勋、申秀芝是在蒙骗皇上,所以请求将他们扣押起来。杜勋急中生智道:“有秦、晋二王在城下为质,我等不返,则二王性命难保。”其它如王则尧等一帮太监则早已在外面等候,待杜勋等人一出,便问他和谈结果如何?杜勋急于下城,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吾当富贵自在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富贵总没不了”。此话传开后,众太监个个心中石头落地,暗中纷纷与农民军约定开门作内应。^[6]

和谈已彻底破产,明思宗唯有负隅顽抗、垂死挣扎,方可博个“国君死社



稷”的美名。

申时刚到,李自成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德胜门、平则门也相继开启,大顺军迅速占领北京城外城。思宗真正感到亡国的威胁,宣布了亲笔起草的《亲征诏书》,曰:“朕以渺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年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贤人在下位欤?抑不肖者未远欤?至干天怒,积怨民心,赤子化为盗贼,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耻莫大于此。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迁丑逆。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亲征诏书下过,思宗又于内廷召见了内阁大臣。

问:“卿等知外城破乎?”

阁臣回答:“不知。”

又问:“事亟矣,今出何策?”

阁臣回答:“陛下之福自当无虑,如其不测,臣等巷战,誓不负国。”

这些大臣的表态,使思宗深受宽慰,但他也知道这些全是自欺欺人的空话,于抗战救亡一无所补,真正能信得过、用得上的,还是自家的皇亲国戚,所以他命令大臣各自去守城,急召驸马都尉巩永固来见,要巩永固率自己的家丁护送太子去南京监国。巩永固回奏:“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便有少量家丁,也不足以保卫太子冲出重围。”^[7]

正说话间,忽见九岁的永王朱慈照(乃田贵妃所生)和七岁的定王朱慈烺(乃周皇后所生)两人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跟着十六岁的太子朱慈烺走进大内。思宗见这三个皇子到来,仍然穿著往日宫中的衣服,便大声责问:“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更衣改装吗?”立即命太监取来破旧衣帽,亲手给他们穿到身上,系上鞋、帽带子,然后谆谆告戒:“汝等今日为太子皇子,明日皇城一破,就是普通小民了,赶快逃生去吧!朕与母后都将以身殉国,自愧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汝等乘乱逃走,须改名换姓,见到年老者要呼之以老爹,见到年轻者要呼之以伯、叔,见到年幼者要以兄弟相称,其它如文人、军人、官人等各有称呼,务必谨慎小心地加以区别。万一将来保全性命,不要忘了回来为你父母报仇血恨。”言语毕,呜咽不能成声,左右宫女太监无不痛哭失声。诗人所谓“影匿名埋气莫高,今从霄汉坠蓬蒿。缠绵衣带心同系,珍重蒙尘一布袍”,说的正是思宗父子生死离别之情景。

据说周皇后当时曾哭着建议:“趁此时贼兵未到,请陛下放他三人一条生路,叫他们暂住妾父(周奎)家,好给朱家留一脉香火。”思宗擦干眼泪,起身牵着太子和永王、定王,命太监王承恩引路,迅速往国丈周王府奔去。出宫城不远,便见周王府大门紧闭,门两边空无一人。走近门前,方才听到管乐之声从内



堂隐隐透出,敲门半晌,总有一仆人出来说道:“今日国丈八十寿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得进内!”说罢又将大门合上。思宗无奈,只得领太子回宫,不料经过庆云巷时,正巧遇上田贵妃的父亲田宏遇骑马过来。田宏遇下马行礼,叩问圣上贵干,思宗便概要地介绍了托孤的意思。田宏遇二话没说,当即请求将永、定二王及太子交他抚养,并当场扶三皇子上马奔田府去了,思宗目送三皇子走远,才转身回宫。^[8]

清代人张岱在《石匱书后集》中专着《太子本纪》和《烈二王世家》两卷,对明思宗之太子慈烺、次子慈照和三子慈烺逃难后的史事、特别是清代有关这三位皇子的传说作了详细述说,这里恕不一一介绍。

酉时,李自成指挥百路人马加紧攻打内城,一时间,鼓声如雷,喊杀连天。大顺军将士,人人奋勇当先,个个冲锋陷阵,一架架云梯从墙跟竖起,一门门火炮向城内喷射。李过、俞彬、马世耀、马维兴、高一功、高立功、周凤梧、李达、袁宗第等数十员大顺军战将,各率大兵,分头攻打九门城楼。城内文武大臣,如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百十余人,各率精兵家丁,分头向月城、角楼、城濠、闸桥及各门、各街、各巷短兵接战,攻打声、喊杀声、马蹄声、刀剑声,一时并作。就在这激战危急的关头,守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同时打开城门投降。可怜那些“誓不负国”的忠臣义士,或死于矢石之下,或亡于乱箭之中,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作了维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孤魂野鬼。

明思宗在宫内,只听得炮声隆隆,喊杀声阵阵紧逼,知内城顷刻即破,连忙传旨,召见群臣商议最后办法,谁知那些文武大臣,忠义者死亡殆尽,偷生者非逃即降,能应召议事的,已是所剩无几。思宗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只好独自在这曾大显龙威的宫城中思考着如何不当瓮中之鳖。

正在此时,太监王承恩惊惶失措地冲了进来,连声大喊:“大事不好了,内城已破!”闻听此言,思宗再也无法坐等下去了。他起身离开龙座,绕殿环走,拊胸顿足,时而仰天长号,时而大呼大喊:“大营兵安在?李国桢安在?”得到的回答是:大营兵已作鸟兽散,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独自逃命,请皇上“急走”为宜。所谓“急走”,也就是突围逃跑。这虽是太监和内侍的劝谏,其实也是思宗内心早有的企图。接下来,思宗便在皇城和紫禁城中展开了一场“急走”加“困兽斗”的运动。

话说北京城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包着紫禁城。从外城到紫禁城,每城周围都绕以既宽且深的护城河。紫禁城又称大内,周围六里,设有四门,南有午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北有~~玄武门~~清改为神武门。皇城周围十八里长,设有六门,南面第一门为大明门(后改为中华门),第三门为



承天门(清改为天安门)、第三门为端门,东面为东安门,西面为西安门,北面为北安门(清改为地安门)。内城周围四十里,修有九门城楼:正南面为正阳门,南之左为崇文门,南之右为宣武门;北之东为安定门,北之西为德胜门;东之北为东直门,东之南为朝阳门;西之北为西直门,西之南为阜城门。外城即包围内城南面的外罗城,周长二十八里,设有七门,正南为永定门,南之东为左安门,南之西为右安门,东为广渠门,东北角为东便门,西为广宁门,西北角为西便门。

自申时外城沦陷后,李自成一面派人和谈,一面组织围攻内城,明思宗藉以负隅顽抗的地方,实际上只剩下皇城和紫禁城了。到了夜间,内城又被攻破,思宗也就只能在紫禁城内挣扎了。

内城失陷后,思宗与太监王承恩一道,悄悄地走出宫门,登上紫禁城后面的景山(又称万岁山,亦称煤山),山上月色昏蒙,寒风凄凉,夜鸦喳喳地哀鸣,夹杂着四周阵阵嗷啼声、哭叫声,顺风吹来,惨不忍闻。这主仆二人爬到景山山顶,走进新建于山顶上的寿皇亭,放眼四望,但见满城烽火烛天,伴随着一团团跳起的火光,一座座殿堂楼阁变成焦土,一个个无辜的生灵死于非命。思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哽咽着向王承恩说道:“朕心已碎,不忍再看,卿扶朕下山吧!”于是主仆二人又匆匆下山,悄悄回到了紫禁城内乾清宫中。

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也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处在层层护卫之中。紫禁城内,由南至北设有午门、皇极门(原称奉天门,清改为太和门)、皇极殿、中极殿(原称奉天殿,清改为太和殿)、建极殿(原称谨身殿,清改为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玄武门。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乾清宫、坤宁宫,合称“三殿两宫”。“三殿”的左右有文华殿、武英殿,“两宫”左右有养德轩、思政轩等。每一宫殿又配有小型殿、阁、门无数。其中如:中极殿渗金圆顶,居中如穿堂之制;建极殿后为云台门、东为后左门、东侧为景运门、西为后右门(亦名平台)、西侧为隆宁门;乾清宫居建极殿之北,其东暖阁称昭仁殿、西暖阁称弘德殿,左边日精门称端凝殿,右边月华门称懋勤殿,左小门曰龙光,右小门曰凤彩;坤宁宫乃皇后居所,其东露顶曰贞德斋,西露顶曰养正轩,东披檐曰清暇居,北围廊曰游艺斋,左曰景和门,右曰隆福门;再北,左曰端则门,右曰基化门。如此等等,真是重殿迭阁,千门万户。^[9]

这紫禁城内有数不尽的大小太监和宫女,自天黑时便乱成一团,听说思宗回得乾清宫来,纷纷由各殿各宫前来侍立。周皇后、袁贵妃等后妃也前来陪驾,一见皇上龙眼垂泪,竟不住齐声痛哭起来。思宗挥袖拭泪,向左右内侍宫女们说道:“宫城顷刻即破,朕不忍你们同归于尽。各人收拾行李,赶快逃生去吧!”说罢放声大哭,悲恸欲绝,内侍、宫女们大都出宫散走,只有王承恩、魏宫娥和费宫娥等少数忠心耿耿的太监、宫女不肯离去,也陪着思宗和后妃们一道痛



哭,涕泣满宫,虽仇敌闻见,亦不免为之酸鼻。

大哭一场后,思宗忽然收泪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而为天下母,宜死!”

周皇后起身说道:“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言毕哭着走进坤宁宫,悬梁自尽了。

话说这贤慧文静的周皇后,自幼聪颖端庄,勤劳好学。自从当上皇后以来,她力去往常后妃养尊处优的旧习,穿的是寻常布衣,吃得是粗茶淡饭,决心与皇上同尚节俭,带头减支椒房资用,一切女红纺织,皆自己动手操作。所谓“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说的就是周皇后。周皇后既克尽妇道,又治理后宫有方,常以儒家道德规范和礼仪教化、导引诸妃嫔,深受太监和宫女嫔妃的敬爱。特别是她自幼即熟读《资治通鉴》等名著,养成好学的习惯,常常从《二十一史》中披览几千年兴亡史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以对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往往独具慧眼,识见盖过皇上和朝廷谋士。诗人称她“二十一部资内治,四千年事鉴明时;只今玺绂临金石,犹拜尘居一语师。”实不为过誉。正因为周皇后才德过人,所以常常对一些重大的疑难国事提出建议,对皇上的重大过错也能提出批评。遗憾的是明思宗刚愎自用,对周皇后的良言多所不纳。如京师告急之时,周皇后就主张迁都江南以图振兴,而思宗于此策犹豫不决,反复无常,最终误了大计。所谓“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或即指说此事,也未可知。

想起周皇后的为人和十八年来的夫妻感情,思宗凄怆不敢回首,令内侍取酒来,自斟自饮,一连喝了几大觥,方觉意气自如,转问袁贵妃待何时自尽?袁贵妃连忙哭拜道:“妾请死在陛下之前!”说罢系鸾于庭柱之上,伸头自缢,不料鸾带中断,袁贵妃坠地未死。思宗立即从墙上取下宝剑,向袁贵妃身上连砍数下方止。可怜这妩媚无比的袁贵妃,昔日荣华富贵不知如何享受,今日却落得这般下场,岂不哀哉! 后人 有诗为叹:

忠谏其如不见原,到头惟有泪潺湲。
多君社稷教同殉,知重微躯弗重言。

不成哀怨不成怜,幸不贲躯就义全。
正是深宫三月暮,落花和雨葬婵娟。

砍杀袁贵妃以后,明思宗借着酒劲,又一口气杀死了另外几个妃嫔,然后大声对着南宫仁寿殿传旨:“莫坏皇祖爷体面!”逼宫中的懿安皇太后张娘娘速死。说完再挥剑闯入坤宁宫,见周皇后已吊死在梁上,连声说:“好!好!”十五

岁的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思宗对她说:“汝何故生我家?”言毕用左手挥袖遮面,右手挥剑砍去,公主本能地用左臂一挡,手臂折断,顿时昏厥过去。长平公主本是如花似玉的少女,哪里经得起这宝剑的锋芒,昏死几天后才宛转复生,被清廷抚养,但不到两年便泣血身亡。后人着文为祭:

人非鹤市,慨紫玉之重生;镜异鸾台,看乐昌之再合。金枝秀发,玉质含章。逢德曜于皇家,迓桓君于帝女。然而心恋宫帷,神伤辇路,重云笔墨,何心金榜之门;飞霖谷林,岂意玉萧之馆。弱不胜悲,溘然薨逝……^[10]

思宗手刃长平公主后,又搜寻至昭仁殿,见年方六岁的昭仁公主正快步向自己奔来,便咬了咬牙根,一剑砍将过去,这幼小的娇女还未哭出声来,便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后人诗哀怜曰:

云条无复剩根芽,此夕摧残一剑加。
惊魄与魂应共语,有生莫坠帝王家。

看着两位玉容娇艳的公主倒卧血泊、呻吟挣扎的惨状,思宗浑身颤个不停,想不到自己三十出头的年纪,一心忙着治国救弊,到头来就落得如此自残的下场!这叫人怎么也接受不了。他扔掉宝剑,让太监王承恩再拿酒来,二人对饮起来。现在只有这位司礼监太监最最可靠了,他不仅忠于主子,而且了解主子的心理需求,二人挥泪痛饮,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饮过数杯后,思宗命王承恩召集未逃走的太监,分发武器,准备强行突围。

半夜三更时分,明思宗身着便衣,脚穿承恩鞋靴,手持三眼枪,骑着快马,夹在数十名太监之中,一路朝东华门奔去。谁知刚到齐化门,守城的内监以为宫中有内变,便喝令放箭射杀。吓得太监们四散逃亡。王承恩冒死上前对守门官吏呈度说:“这是当今圣上,还不快开城门?”史呈度说:“皇上有令,无令箭者一律不许出门!这位长官一无令箭,二无皇上衣帽,真假难分,门是决不会开的!”眼见得无法商量,王承恩又领着思宗循墙向北而去。到了东直门,又被守门的挡了回来。君、臣二人无奈,只好再向安定门、崇文门、正阳门等走去,仍旧一一遭挡如前。眼看着天快亮了,只好折回宫内。^[11]

回到宫内一看,三殿两宫一片寂静,自愿留下来的宫女内侍也大多不知去向。明思宗突然想到了那些从未开启过的内库,现在该是开视的时候了。据说,明思宗前去内查看的时候,守库太监按籍具报库存,思宗逐一查看,库库满藏金银宝物,其数皆同册籍所载相符。直看到最后一库,门上注有“永不开验”四